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  
第八十回 打燈虎亭中賭畫扇 拋氣球園內舞花鞋

話說玉芝一心只想猜謎，史幽探道：「你的意思倒與我相投，我也不喜做詩。昨日一首排律，足足鬥了半夜，我已夠了。好在這里人多，做詩的只管做詩，猜謎的只管猜謎。妹妹即高興，何不出個給我們猜猜呢？」玉芝見幽探也要猜謎，不勝之喜。正想出一個，只聽周慶道：「我先出個吉利的請教諸位姊姊：『天下太平』，打個州名。」國瑞道：「我猜著了，可是『普安』？」慶道：「正是。」若花道：「我出『天上碧桃和露種，日邊紅杏倚雲栽』，打個花名。」謝文錦道：「好乾淨堂皇題面！這題裡一定好的！」董寶道：「我猜著了，是『凌霄花』。」若花道：「不錯。」春輝道：「真是好謎！往人做花名，只講前幾字，都將花字不論，即如牡丹花，只做牡丹兩字，並未將花字做出。誰知此謎全重花字。這就如蘭言姊姊評論他們彈琴，也可算得花卉謎中絕調了。」言錦道：「我出『直把官場作戲場』，打《論語》一句。」師蘭言道：「這題面又是儒雅風流的，不必談，題裡一定好的。」紫芝道：「既是好的，且慢贊，你把好先都贊了，少刻有人猜出，倒沒得說了。」春輝道：「妹妹：你何以知他沒得說呢？」紫芝道：「卿非我，又何以知我不知他沒得說呢？」林書香笑道：「要象這樣套法，將來還變成咒語哩，連沒得說都來了。」紫芝道：「姊姊：你又何以知其變成咒語呢？」書香道：「罷！罷！罷！好妹妹！我是鈍口拙腮，可不能一句一句同你套！」忽聽一人在桌上一拍道：「真好！」眾人都吃一嚇，連忙看時，卻是紀沉魚在那裡出神。

紫芝道：「姊姊！是甚的好，這樣拍桌子打板凳的？難道我們《莊子》套的好麼？」紀沉魚道：「『直把官場作戲場』，我打著了，可是『仕而優』？」錦道：「是的。」

紫芝道：「原來也打著了，怪不得那麼驚天動地的。」春輝鼓掌道：「象這樣燈謎猜著，無怪他先出神叫好，果然做也會做，打也會打。這個比『凌霄花』又高一籌了。他借用姑置不論，只這『而』字跳躍虛神，真是描寫殆盡。」花再芳道：「據我看來：都是一樣，有何區別？若說尚有高下，我卻不服。」春輝道：「姊姊若講各有好處倒還使得，若說並無區別這就錯了。一是正面，一是借用，迥然不同。前者妹子在此閑聚，聞得玉芝妹妹出個『紅旗報捷』，被寶雲姊姊打個『克告於君』，這謎卻與『仕而優』是一類的：一是拿著人借做虛字用，一是拿著虛字又借做人用，都是極盡文心之巧。凡謎當以借用力第一，正面次之。但借亦有兩等借法，即如『國士無雙』，有打『何謂信』的；『秦王除逐客令』，有打『信斯言也』的。此等雖亦借用，但重題旨，與重題面迥隔霄壤，是又次之。近日還有一種數典的，終日拿著類書查出許多，誰知貼出麵糊未乾，早已風捲殘雲，頃刻落淨，這就是三等貨了。」

余麗蓉道：「我出『日』旁加個『火』字，打《易經》兩句。」綠雲道：「此字莫非杜撰麼？」哀萃芳道：「這個『𠄎』字，音光，見字書，如何是杜撰？」芳芳道：「就是不成字，也可以算得『破損』格。」張鳳雛道：「可是『離為火為日』？」麗蓉道：「正是。」薛蘅香道：「這個離字用的極妙。往往人用拆字格，都渾渾寫出，不像這個拆的這樣生動，這是拆字格的另開生面。」

宋良箴道：「我仿麗蓉姊姊意思出個『他』字，打《孟子》兩句。」玉芝道：「這明明是個『人也』。難道先是一句分之，後是一句『人也』？那《孟子》又無這兩句。」春輝道：「這兩句大約戰國時還有，到了秦始皇焚書後，妹妹不怕你惱，想是焚了。」戴瓊英道：「可是『人也，合而言之』？」良箴道：「正是。」

寶耕煙道：「我也校輦出個『昱』字，打《詩經》一句。」華芝道：「這個『昱』字，若將『日』字移在下面，『立』字移在上面，豈非『音』字麼？」鄭錦春道：「必是『下上其音』。」耕煙道：「正是。」余麗蓉道：「方才蘅香姊姊讚我『𠄎』字拆的生動，誰知這個『昱』字卻用『下上』二字一拆，不但靈動可愛，並且天然生出一個『其』字，把那『昱』字挑的周身跳躍，若將『𠄎』字比較，可謂天上地下了。」緇瑤釵道：「春輝姊姊說『國士無雙』有打『何謂信』的，我就出『何謂信』，打《論語》一句。」香雲道：「瑤釵姊姊意思，我猜著了。他這『何謂』二字必是問我們猜謎的口氣，諸位姊姊只在『信』字著想就有了。」董花鈿道：「可是『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』？」瑤釵道：「正是。」瓊芝道：「這個又是拆字格的別調。」

易紫菱道：「我出個『四』字，打個藥名。妹子不過出著頑，要問甚麼格，我可不知。」

眾人想了多時，都猜不出。潘麗春道：「可是『三七』？」紫菱道：「妹子以為此謎做的過晦，即使姊姊精於岐黃，也恐難猜，誰知還是姊姊打著。」柳瑞春道：「我做紫菱姊姊花樣出個『三』字，打《孟子》二句。」眾人也猜不著。尹紅英道：「可是『二之中，四之下也』？」瑞春道：「妹子這謎也恐過晦，不意卻被姊姊猜著。」葉瓊芳道：「這兩個燈謎，我竟會意不來。」春輝道：「此格在廣陵□二格之外。卻是獨出心裁，日後姊姊會意過來，才知其妙哩。」

只見芸芝同著閔蘭蓀，每人身上穿著一件背心，遠遠走來。眾人道：「二位姊姊在何處頑的？為何穿了這件棉衣，不怕暖麼？」蘭蓀道：「妹子剛才請教芸芝姊姊起課，就在芍藥花旁，揀個絕靜地方，兩人席地而坐，談了許久，覺得冷些。」褚月芳道：「妹子從來不知做謎，今日也學個頑頑，不知可用得：『布帛長短同，衣前後，左右手，空空如也』，打一物。」蔣麗輝道：「我猜著了，就是蘭蓀姊姊所穿的背心。」月芳笑道：「我說不好，果然方才說出，就打著了。」司徒無兒道：「月芳姊姊所出之謎，是『對景掛畫』；妹子也學一個：『席地談天』，打《孟子》一句。」芸芝道：「我倒來的湊巧，可是『位卑而言高』？」無兒道：「我這個也是麵糊未乾的。」譚蕙芳道：「你看蘭蓀姊姊剛才席地而坐，把鞋子都沾上灰塵，芸芝姊姊鞋子卻是乾淨的；我也學個即景罷，就是『步塵無跡』，打《孟子》一句。」呂瑞莫道：「可是『行之而不著焉』？」

蕙芳道：「這個打的更快。我們即景都不好，怎麼才說出就打去呢？」蘭言道：「姊姊！不是這樣講。大凡做謎，自應貼切為主，因其貼切，所以易打。就如清潭月影，遙遙相映，誰人不見？若說易猜不為好謎，難道那『凌霄花』還不是絕妙的，又何嘗見其難打？古來如『黃絹幼婦，外孫齏白』，至今傳為美談，也不過取其顯豁。」春輝道：「那難猜的，不是失之浮泛，就是過於晦暗。即如此刻有人腳指暗動，此惟自己明白，別人何得而知。所以燈謎不顯豁、不貼切的，謂之『腳指動』最妙。」玉芝道：「很好！更鬧的別緻！放著燈謎不打，又講到腳指頭了！姊姊！你索性把鞋脫去，給我看看，到底是怎樣動法？」春輝道：「妹妹真個要看？這有何難，我且做個樣兒你看。」一面說著，把玉芝拉住，將他手指拿著朝上一伸，又朝下一曲道：「你看：就是這個動法！」玉芝哀道：「好姊姊！鬆手罷，不敢亂說！」春輝把手放開。玉芝抽了回來，望著手道：「好好一個無名指，被他弄的『屈而不伸』了。」

紫芝道：「你們再打這個燈謎，我才做的，如有人打著，就以麗娟姊姊畫的這把扇子為贈。叫做『嫁個丈夫是烏龜』。」蘭芝道：「大家好好猜謎，何苦你又瞎吵！」紫芝道：「我原是出謎，怎麼說我瞎吵！少刻有人打了，你才知做的好哩。」題花道：「妹妹這謎，果然有趣，實在妙極！」紫芝望著蘭芝道：「姊姊！如何？這難道是我自己贊的？」因向題花道：「姊姊既猜著，何不說出呢？」題花道：「正是，鬧了半日，我還未曾請教：畢竟打的是甚麼？」紫芝道：「呸！我倒忘了！真鬧糊塗了！打《論語》一句，姊姊請猜罷。」題花道：「好啊！有個《論語》，倒底好捉摸些；不然，雖說打的總在天地以內，究竟散漫些。」紫芝道：「你還是談天，還是打謎？」題花道：「我天也要談，謎也要打。你不信，且把你這透新鮮的先打了，可是『適蔡』？」紫芝道：「你真是我親姊姊，對我心路！」題花把扇子奪過道：「我出個北方謎兒你們猜：『使女擇焉』，打《孟子》一句。」紫芝道：「春輝姊姊：你看妹子這謎做的怎樣？你們也沒說好的，也沒說壞的，我倒白送了一把扇子。」春輝道：「我倒有評論哩，你看可能插進嘴去？題花妹妹剛打著了，又是一句《左傳》；他剛說完，你又接上。」春輝說著，不覺掩口笑道：「這題花妹妹真要瘋了，你這『使女擇焉』，可是『決汝……』」話未說完，又笑個不了，「……可是『漢』哪？」一面笑著，只說：「該打！該

打！瘋了！瘋了！」

蘭芝笑道：「才唱了兩齣三花臉的戲，我們也好煞中台用些點心，歇歇再打罷。」

蘭言道：「如何又吃點心？莫非姊姊沒備晚飯麼！」寶雲道：「我就借歇歇意思，出個『斯已而已矣』，打《孟子》一句。」春輝道：「聞得前日有個『紅旗報捷』是寶雲姊姊打的；但既會打那樣好謎，為何今日卻出這樣燈謎？只怕善打不善做罷？」呂堯莫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春輝道：「你只看這五字，可有一個實字？通身虛的，這也罷了，並且當中又加『而』字一轉，卻仍轉到前頭意思。你想：這部《孟子》可能找出一句來配他？」

田舜英道：「我打『可以止則止』。」寶雲道：「正是。」春輝不覺鼓掌道：「我只說這五個虛字，再沒不犯題的句子去打他，誰知天然生出『可以止則止』五字來緊緊扣住，再移不到別處去。況且那個『則』字最是難以挑動，『可以』兩字更難形容，他只用一個『斯』字，一個『而』字，就把『可以』『則』的行樂圖畫出，豈非傳神之筆麼！」

左融春道：「『天地一洪爐』，打個縣名。但這縣名是古名，並非近時縣名。」章蘭英道：「可是『大冶』？」融春道：「正是。」師蘭言道：「這個做的好，不是這個『大』字，也不能包括『天地』兩字，真是又顯豁，又貼切，又落落大方。」亭亭道：「我出『橘逾淮北為枳』，『橘至江北為橙』，打個州名。」玉芝道：「這兩句：一是《周禮》，一是《淮南子》。今日題面齊整，以此為第一。」呂祥莫道：「妹妹道此兩句，以為選出他的娘家，殊不知《淮南子》這句還從《晏子春秋》而來。」蔡蘭芳道：「據妹子看來：那部《晏子》也未必就是周朝之書。」魏紫櫻道：「可是『果化』？」亭亭道：「正是。」掌乘珠道：「這個『化』字真做的神化。」紫雲道：「既有那個淵博題面，自然該有這個絕精題裡；不然，何以見其文心之巧。」玉英道：「我出個鬥趣的：『酒鬼』，打《孟子》一句。」玉蟾道：「這個倒也有趣。」邵紅英道：「我打『下飲黃泉』。」

玉英道：「正是。」蘭言聽了，把玉英、紅英望了一望，歎息不止。

顏紫綉正要問他為何歎氣，只見彩雲同著林婉如、掌浦珠、董青鈿遠遠走來。呂堯莫道：「四位姊姊卻到何處頑去，臉上都是紅紅的？」掌浦珠道：「我們先在海棠社看花，後來四個人就在花下拋球，所以把臉都使紅了。」彩雲道：「告訴諸位姊姊：我們不但拋球，內中還帶著飛個鞋兒頑頑哩。」瓊芝道：「這是甚麼講究？」彩雲只是笑。

婉如指著青鈿道：「你問青鈿姊姊就知道了。」青鈿滿面緋紅道：「諸位姊姊可莫笑。剛才彩雲姊姊拋了一個『丹鳳朝陽』式子，教妹子去接，偏偏離的遠，夠不著，一時急了，只得用腳去接，雖然踢起，誰知力太猛了，連球帶鞋都一齊飛了。」眾人無不掩口而笑。紫芝道：「這鞋飛在空中，倒可打個曲牌名。」青鈿道：「好姊姊！親姊姊！你莫罵我，快些告訴我打個甚麼？」紫芝道：「你猜。」青鈿道：「我猜不著。」紫芝道：「既猜不著，告訴你罷，這叫做……」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